



La petite fille qui aimait trop les allumettes 太爱火柴的女孩

Caétan Soucy

[加] 加埃唐·苏西 / 著

邱瑞奎 / 译



魁北克学院小说大奖
蒙特利尔书展公众奖

入围

法国勒诺多文学大奖
加拿大艺术协会文学奖
加拿大非力普·罗席翁小说奖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太爱火柴的女孩

La petite fille qui aimait
trop les allumettes



Caétan Soucy

[加] 加埃唐·苏西 / 著

邱瑞玺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爱火柴的女孩 / (加) 加埃唐·苏西著; 邱瑞
銓译.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7.1
(枫译丛)

ISBN 978-7-5507-1742-8

I. ①太… II. ①加… ②邱… III.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2282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6-014 号

La petite fille qui aimait trop les allumettes

Gaétan Soucy

Copyright©1998 Éditions du Boréal

All Rights Reserved

本著作之中文简体字翻译权由皇冠文化集团独家授权使用。

太爱火柴的女孩

TAI AI HUOCHAI DE NUHAI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林凌珠 岑诗楠
责任校对 万妮霞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知行格致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 0755-83461000)
印刷 深圳市美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7.25
字数 88千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月第1次
定价 32.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伊莎贝尔

痛感的经验和一个人（例如主体的“我”）拥有某种东西的经验不同。痛的时候，我感受到那炽烈，感受到哪里在痛，等等，而不是一种所有权。痛为什么“没有”物主？是痛真的不属于任何人所有吗？

这个问题源自痛一直都是以人们可以感受的方式表现，就好像我们可以（在视觉上）感受到一盒火柴。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①

①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英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逻辑哲学论》等。

第一章

我弟和我，我们大概要把整个宇宙扛起来了，因为一天早上天快亮的时候，爸爸一句话也没交代就灵魂升天了。他痛得缩成一团的尸体只剩下臭皮囊，他颁布的法令刹那间都消失了，整个人卧在楼上的房间里。他都是从哪里下命令给我们的，昨天晚上都还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他的命令才行，否则会被捣成碎片。他是我弟和我的石臼。没有爸爸，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几乎不知道该怎么拿定主意，该怎么自己活着、害怕、感觉痛苦。

不过，“卧”这个字用得不太对，这很有可

能。是我弟先起床，他发现了这事，因为那天我是书记，有权在美丽星空下的田野床上睡晚一点。我刚刚在搁着天书的桌子前面坐好，弟弟就下楼来了。早就规定好我们进爸爸房间要先敲门，敲了以后要等爸爸准许我们才能进去，因为他修炼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打搅他。

“我敲了门，”弟弟说，“爸爸都没出声音。我一直等到……等到……”

弟弟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老早就没指针的表。

“……等到刚刚，对，可是他一直没反应。”

他一直盯着没指针的表看，好像眼睛不敢看别的地方，我看见恐惧——恐惧与惊愕不知所措——渐渐涨满了他的脸，好像水涨进了羊皮囊里。而我咧，我在本子上空白的地方写下了几月几日，墨水还没干哩！然后说：“唉，写这个还真是值得哪。不过先查查卷轴怎么写的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查阅了“家教十二守则”，这是一份很

有意思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又好几个世纪以前，里面有花体字和彩色装饰字，要是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好了，可是里头没有一条守则和现在的情况有关，差得远咧！我把卷轴放回盒子里，那盒盖上蒙着一层灰，我把盒子放回柜子里，然后对我弟说：“进去吧！把门打开，进去！说不定爸爸死掉了。不过，也说不定只是在‘凝定’。”

过了好久，依旧静悄悄的。我们只听到墙上的木头嘎嘎吱吱，因为我们尘世居所的厨房，墙上的木头一直会响。弟弟耸耸肩，摇摇他的大脑袋：“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都搞不懂。”他凶巴巴地用食指点着我，说：“你给我听着。我要上楼，而且我警告你，要是爸爸死了……你听清楚没？要是爸爸死了……”他没有再说下去，而是别过脸，像小狗一样掉头走掉。

“你别担心，”我说，“我们踏步前进，走吧！”

弟弟开了门。他这才发现爸爸没把门上锁。我们走到房间里面，自然就知道门没锁，没有用钥匙锁。可是爸爸比我们还要早起，如果他夜里真的有睡着的话，就会——我是说真的——在我们醒来以后把锁打开，好让我们进去。而从我弟那天早上看到的，爸爸是在夜里睡觉，因为他全身光溜溜，闭着眼睛，伸着舌头，而且没有把门锁上。因为——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是他晚上没睡，要是他本来有穿衣服，他就要很麻烦地把自己脱光光才翘辫子。所以他应该是睡着了，光着身子睡，然后就这样一连串下来以这副排场死掉，这是我的推论。

我看我弟的脸像白骨一样苍白。“他全身都白白的。”他说。

“白白的？”我问：“你什么意思？白得怎样？白得像雪吗？”

因为和爸爸一起，什么都可能发生。

弟弟想了想。“你知道，在菜园子另外一边

圈起来的那块地里，不是右边的那个木棚子，而是小木屋后面那里。你知道我是说哪里吗？”

“我知道，”我说，“就是小教堂的另一边，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如果我们从那后面的斜坡走下去，会走到一条干掉的河流。”他讲的都没错。

“你还记得那里的那些石头吗？”

“我还记得。”

“喏，爸爸就白得像那样，就是那种白。”

“这么说，是有一点点蓝，”我说，“蓝白色。”

“没错，就是蓝白色。”

“我想知道他的胡子，他胡子现在怎样了？”

我弟蠢蠢的两只眼睛瞪着我，搞不懂怎么会突然问他这个问题。

“爸爸有胡子吗？”

“胡子，”我说，“就是他要我们每个礼拜帮他刷一次的那东西。”

“爸爸从来没要我帮他刷什么胡子。”

天哪。我弟这人真小人，我不知道要不要把这个写下来。他跑到桌子前面坐下，脸都白了，两只膝盖抖呀抖，好像快要翻白眼去天堂观光。

“他还呼吸吧？”我继续问他。

爸爸呼吸的方法很不同，别人不会分不清楚他有没有呼吸，就算他在“凝定”，像挂衣服的钩子一动不动；就算他眼睛一直死盯着一个地方不放，但只要观察他胸膛——那地方刚开始平平的，然后会像青蛙（我们唯一的玩具）一样鼓起来，鼓得简直像死马的肚子那么大，然后消下去一下，又鼓起来，一阵一阵的——这样就能知道爸爸还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他在凝定。

弟弟摇摇头，算是回答了我的问题。“那么，他死掉了。”我说。我又说了一次，我以前不太会这样：那么他就死掉啰。怪怪的，讲这几个字，没发生什么事。宇宙和平常没两样，没有变

得更糟。还是藏在那个很古老的睡眠中睡得沉沉的，持续地消耗损坏，好像这没什么。

我走到窗户旁边。嗨，这是很不寻常的一天，开始就不顺利。这表示要下雨了，不下雪的时候，下雨是我们在这偏僻角落的面包，每天都要有的。天空压得低低的，田野一望无际，寸草不生，那块地没人好好照料。我又听见我自己说：

“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我觉得应该把他埋起来。”

我弟两只手肘撑在桌子上，哭得快被眼泪淹没了，声音像泻肚子稀里哗啦的，好像嘴里塞了满满的东西还一边大笑。我用力捶桌子，心里很生气。弟弟突然停下来不哭了，好像他也被自己吓一跳。他嘴巴嘟得像鸡屁股，吸着空气，眨着眼皮，脸红得像他咬一口爸爸的火红辣椒那次一样。

他走到我这边来，把脸压在玻璃窗上，他

一直有这个习惯，所以和他身高一样高的玻璃上面都有一块地方脏脏的。他呼出来的热气让玻璃蒙上了一层雾气，这种效果还没翘辫子的人谁都会。“如果要把他埋起来，”他说，“最好趁还没下雨，现在就动手，把爸爸埋在烂泥巴里就不好了。”马从草原另一边往我们这边走过来，它肚子往下垂，马头轻轻晃着。

“可是要先找一条裹尸布，我们不能就这样子埋了爸爸！”

我用额头轻轻撞着玻璃窗的框框，哀怨地小声嘟囔：裹尸布、裹尸布……

然后我走到门边。我弟问我去哪儿。

“到木料仓去。”

他还没搞懂。到木料仓找裹尸布？

“我要去看看有些什么木板。”我又加了一句，“你呀，去把刚刚发生的事写下来。”

他立刻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嗷嗷叫。

“今天是你当书记耶！”

“我还想不到用什么字来写。”

“字，字，字，什么字啊？”

我跟你说，要是我真的想不起来要用什么字，我就输给你，你看我敢不敢放把火烧窗帘给你看！我只不过装装样子，这样才能强迫弟弟多少负担一点乱书乱记的工作。我弟是个虚伪的家伙，除非我连虚伪这个词的意思都不懂。为了不让他啰唆下去，我一把抓起铁钉罐，让动作看起来强悍些，然后紧紧咬着牙，锁着眉头。这个姿势一定会让人想起爸爸，这样子，我想，他就会被我镇住了。

我走下台阶，避开了烂得最厉害的那几阶，然后直接往木料仓的方向走，就像刚刚说好的。地上很泥泞，烂泥巴和树根的味道一直留在我脑袋里面，跟我以前做过的噩梦一样，都留在我脑袋里面。我嘴里哈出一团气，就像这样，毫不费劲。田野一望无际，整个都灰灰的，堵住地平线的那一片松林，颜色好像爸爸常吃的水煮菠菜。

村子在另一头，好像是吧，还有七大洋，以及世界奇观。

我走到离马两步远的地方停下来。它也是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它很老了，很衰弱，圆圆的眼睛已经不是原来的栗子色。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别的地方是不是有蓝眼睛的马，就像我喜欢的那几本字典里头的插图那样，英勇的骑士骑的马。唉，毕竟，我们在这尘世间不是为了要得到答案，好像是吧！我又往前走，用力揍它的头来纪念爸爸。于是这头动物倒退了几步，低下它的大脸。我又向它那边靠过去，摸摸它臀部，我不是个会记仇的人。毕竟，爸爸的事，还有这些事，又不是它的错。说不定我用“动物”这个词称呼它也有点太随便了。

木料仓地板上的胶长了斑，这是木屑和老是不停从地上冒出来的雨水弄的。我不愿把靴子踩到那里面去，那让我觉得泥土紧紧巴着我，把我吸进它像是嘴巴的肚子里，像章鱼那样，连

发出来的声音都一样。有好一阵子，好几天了吧，我没有到这里来。收割机上沾着一坨干掉的大便，地上堆满了废铁，都纠缠在一起，犁也都忘了自己拖在一头牛后面是什么样子。受刑罚的义人，他嘛，也在角落缩成一小团。这几年他都没有变，我们帮他挪位置的时候都很小心，两手发抖地把他从木箱子里拿出来。好像他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不会再一层一层剥落，这我可以发誓，他大概会永远待在这个地方不动。有时候，把他放回去以前，我会把他抱在怀里好几天。他是个了不起的东西，这个受刑罚的义人，有一天我们会和他一起，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这里头还有一个玻璃柜，我以后会说到它，在时间、地点都对的时候，我们不能轻易把它跳过去。我之所以提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木料仓，也叫作地下墓穴，我躲到这里来避难，写我现在写的这遗书。人家要找到我，就会找到我，除非我躲到别的地方去了。

几块歪歪的木板靠在最里面的墙上，那面墙壁本身也是木板，再也不指望人家会拿它怎样。其他墙壁是会渗水的石头。没有一块木板我觉得派得上用场。我是不会拿这些帮爸爸做装死人的箱子的！我坐在一块有树皮的木板上，做了一个像十字架的东西，到时候用得上，虽然横的直的这两块木板合不来，其中一块对另一块说“妈的”。我停了一下，想一想我们要在这个十字架上刻什么，或者最好别去想这个。这算什么东西呀，有树皮的木板？

我虽然最近服丧，但还是在瞄一眼英勇骑士的图片时，允许自己嘴角带着会心的微笑。那张英勇骑士的图片是我最喜欢的，我把它放在犁的一个弯角，每次我弟跑到这一区域别的地方去捣自己的蛋，不烦我的时候，我就能暗地里安安静静欣赏图片。这张图片，是我从一本字典里撕下来的，它让我想起我最喜欢的那个故事，加上图片也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偷偷把这两样藏在